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金除會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二

宋 李之儀 撰

絶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過眼崎嶇等刼灰到頭榮悴本誰裁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往回

大觀四年春夏之交閒居無事觸緒成味得絶

句五首

簷間百囀已鶯聲枕上千山尚未明老去只知難得睡兒童何用報陰晴

身世低回不自期個中消息更誰知江邊折盡青青柳才見雲頭月畫眉

楸花落盡楝花繁門巷人稀半是村好事憑誰消濕熱一簾疎雨下黄昏

庭前日轉樹交陰坐上風來境自深度曲已嗟千里客

聽蟬已寄兩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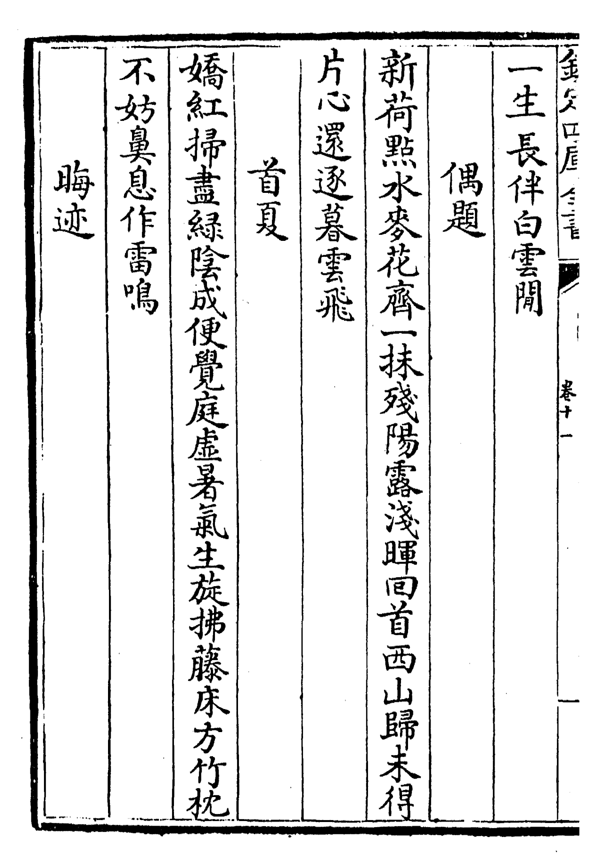
江南塞北遍曾遊一飯何方不可留快筯舊嘗便蠻耳
垂涎安得飫饘頭

題柳氏園

昔年車馬遠芳叢倒盡金缸臥醉紅可惜穠華俱掃地
免葵燕麥自春風

書真公軒

松陰苔徑曲盤盤古佛殘燈古殿閒却羨老僧無個事



一生長伴白雲閒

偶題

新荷點水麥花齊一抹殘陽露淺暉回首西山歸未得片心還逐暮雲飛

首夏

嬌紅掃盡緑陰成便覺庭虚暑氣生旋拂藤牀方竹枕不妨鼻息作雷鳴

晦迹

晦迹丘園取自圖幸逢泉石作幽居明窓隱几有餘樂

一炷清香卧勘書

餉茶不容少待二絶

玉骨冰肌體自輕非關茗飲覺神清無端墮落紅塵裡

碾就雲腴不許烹

厭厭酒病結春陰鄰笛傳來恨更深擬借春風聯袂去

遏雲佳處託知音

罷官後稍謝賓客十絶

過從頓謝懶尤添倦卧終朝不捲簾晚飯都無官米氣
始知身已是蒼黔
獨展離騷弔逐臣尚存殘角報重闉時節自新人易老
未應閒處似他人
憶逢新火客秦川繡嶺歸來浴暖泉從古盛衰如反掌
纍纍何地不新阡
旋營香火拂塵埃市井聲傳隱隱雷頓覺林泉歸已晚
姑從閒處看花開

貪着崎嶇信可羞悞將鬼錄作天遊東山自是力不足細論前途有底憂

春風浩蕩思無涯老病縈仍苦戀家推枕不知真早晚小窻披雨一庭花

極目一作洗眼湖光徹骨清無風猶覺尚堅冰心安處處皆堪樂未必西南是得朋

十仞驚湍拂面寒恐人如在百勝竿飛雲舞鶴形容處英爽端疑共此看飛雲舞鶴東坡咏懸冰語參寥方誦於禊日前因借為句

求田問舍本無期廢棄衰年適此時未擬沃州那舊隱
且從新托試維持
何須歎世鹿皮翁得句真能發笑容誰謂祖風無與寄
寸莛終愧觸洪鐘再堅參寥經營杭第故卒章及之

次韻李方叔宋鎮立秋五絶

渡口人歸月上鈎蕭蕭風葉荻花秋因君指出詩人語
便向庭前欲買舟
雨闇煙昏蔚不開時時白鳥去還來相逢都是江湖上

莫為人聲却自猜

秋熱春寒花不老雲濃日薄雨頻收共言今歲魚偏熟舊網須教展一籌

撈蝦摸蜆幾同來手笠蓑衣安在哉將謂此生緣巳斷登臨不覺眼重開

南北區區浪自催不妨隨過且徘徊鱸魚白酒何須得一醉端從好句來

與晉卿相别忽復春深得書見邀

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修静過虎溪胷次九流清似鏡
人間萬事醉如泥

水僊花二絶

得水能僊天與竒寒香寂寞動冰肌仙風道骨今誰有
淡掃蛾眉篸一枝
借水開花亦自竒冰沈為骨玉為肌寒香自壓酴醾倒
只比江梅無好枝

初得馬騎余有二西馬寄他處

有兩龍駒慰陸沈四年河海每關心今朝欵段聊乘輿
矍鑠猶堪寄好音

題朱砂湯

憶同德曜湯歊蒸欲濯湯池竟輟行憔悴獨來琴瑟變
滿懷誰識淚縱橫

石蟹

泉泓石蟹如烏頭一種為類太微生此地逢君宜見假
纔方入手便橫行

再次韻致君　地名平夼鎮昔有兩美人來浴異香累日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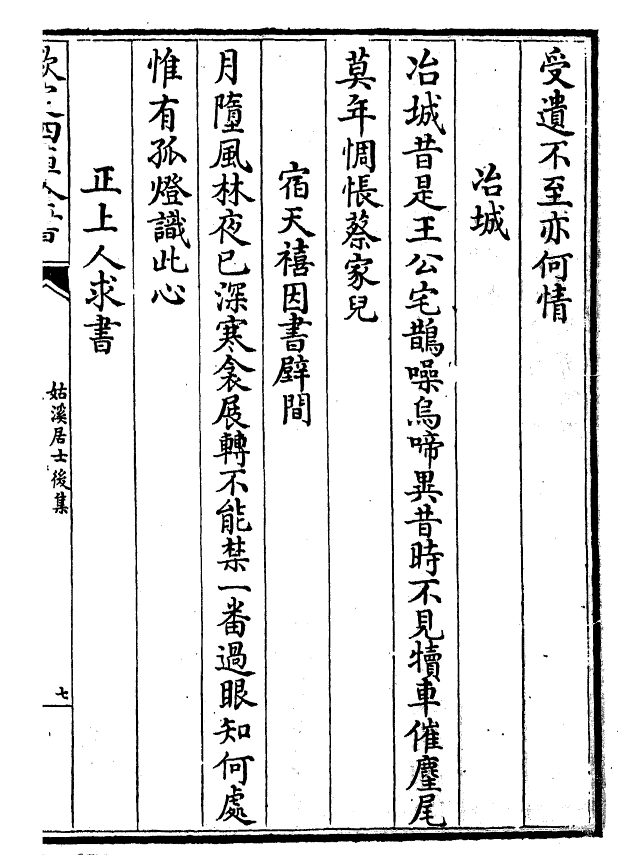
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得延之書書尾戲答

齒豁童頭老可憎艱難相值歷何曾吹蕭問渡愧未達終有心頭一點蠅

卞忠烈公墓

叢篁灌木麗霜晴忠孝巖巖父子名舉扇西風雖自潔



受遺不至亦何情

冶城

冶城昔是王公宅鵲噪烏啼異昔時不見犢車催麈尾
莫年惆悵蔡家兒

宿天禧因書壁間

月墮風林夜已深寒衾展轉不能禁一番過眼知何處
惟有孤燈識此心

正上人求書

火滅窻晴冷似冰隨時活計自脩行客來若問真消息只有觀音自證明

書吳江垂虹亭壁

三十年驚一世人衣巾空有淚痕深他年不為鱸魚膾聊欲江干卜近鄰

書張君書齋窻上次其韻

眼力無窮面面窻知君心不在西涼聊將浮世兩蠒足共借明朝一線長時冬至前一日晚

次韻牡丹四絶

朝陽爍爍欲爭流已過羣紅盡自脩發盡妖妍猶未歇

天機終待幾時休

雲低雨細靜無風似著精神染異紅駐輦慈恩賞佳句

若論今日定誰工

蓬萊宮闕有神僊解釋春風欲鬬妍不是殊狂曾迕物

肯將飛燕謂當前

我老迂踈合灌園强來乘障負初暄多情似識伊川舊

宛是韓公第一根

試陳瞻墨十絶

陽關繞斷一聲歌已覺離愁萬斛多誰信郵亭檻車際便驚風露隔關河

疎簾弄影不驚塵百億恒沙認此身轉盼回頭已陳迹那知猶作未歸人

門無關鎻何由出案有詩書敢自期尋到古人留意處絶勝把酒聽歌時

大患于吾為有身縱橫顛倒竟誰神祇應靜處天真在
且作斯須自在人
雉堞回環半倚山泉聲風順響潺潺從來省事惟便靜
他日端能憶此間
春來多病聖頻中歌曲雙青笑拂紅今日閉門常靜坐
始知身世已衰翁
萬口彌陀未飯前西方境界每依然何須更學王文度
那處元非極樂天

今年四月未聞雷赤地從何問宿灰劒戟埋身均是死
生增逋欠踏門催
十年不去有如何得少何須較失多大是駒奴必千里
功名他日莫渠魔
卧聽風聲坐見山此生長寄有無間等閒撇起能知病
莫厭蕭蕭雪滿顔

偶書

風吹蘇小門前柳雨暗羅敷陌上桑遥想九江春色晩

被花惱得少陵狂

過阮邊亭再見吉先之

姑熟溪頭近請違阮邊亭上再相期留連話舊忘塵慮

把盞枰碁得自怡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一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二

宋 李之儀 撰

絶句七言

杏花白鷴

朝來雨過發妖妍向日枝頭雪作團縞練長拖輕洒墨不須將作兩般看

竹鶴

瘦玉蕭疎觸處宜仙風一霎散霜威未應舞罷排雲去更看丹砂理雪衣

黄精鹿

緑遍前峰到後峰靈苗壓地幾千重勾班養就無人見多少狂心欲採茸

荷葉龜

翠蓋相扶兩不欹多情獨許見陽窺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清香暫約時

惠崇扇面小景二絶

耳冷無人唱竹枝歸心惟有夢魂知楊花撲地烟波濶

猶記征帆欲卸時

風高雨暗不成羣欲下還飛似畏人已是却尋歸去路

江南休笑水如春

讀華嚴經三絶

紛紛作客不歸來樹本無根何處栽彈指未麾超十地

重重樓閣一時開

老境侵尋上砌苔自然生意不應栽便應烈日鱗潛去能得愁懷幾度開

法令端如萬仞陂後來無法只趨時早知興廢無非命可笑穰侯見事遲

學書十絶

雨後堦庭物物新睡餘欹枕悄無聞只疑日脚隨人意百刻香纔過一分

簾波不動地無塵久與相親燕雀馴似怪衰翁長靜坐

時時回眼輙疑人

未逢四祖且堆堆纔見龍潭眼便開龍去潭空人自老

銜花百鳥漫飛來

閉門不語信深沉豈可譏時作酒箴料得門前無好事

解嘲聊復寄初心

不堪細字眼猶花熟睡分明暫到家何獨能收小兒淚

客中時可當乘槎

玉壺試叫鴛鴦語為問仙家似此無養就丹砂早歸去

不妨閒處作工夫

大人相好一百種幾劫修來得到今不獨普賢能演說

淘沙個個得精金

萬里無雲天一色單衣不試似初春鵓鴿習習遊絲墜

未必他時得此身

歌詞漫與収狂念詩句聊將代欠伸鈎棘徒勞刳胃腎

筆頭纔住已成塵

心非可見舌能陳隨語成章自有神用作功名終底事

區區雕琢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平遠三首和韻

晚煙拂拂聚無痕瘦骨稜稜見徹根細路縈紆飢馬疾
舉頭新月是前村

曾經歲月幾華夷雨貌風顏茂晚姿自是雪霜心共老
筆頭聊復戲孫枝

霜清木落見沙洲洲上人家半在舟射雁歸來魚滿笱
甕中先見問扶頭

出院有期

親舊相逢似隔時從今無復念歸期莫同更寫留連恨只擬添成百首詩

再和觀畫三首

掃除不盡自無痕底事狂緣尚有根幾日缺圖畫裏

祇緣歸思在江村

何時船上載鴟夷海道聊尋一問姿不為丹青生着相

從來卷曲是吾枝

欲問船師覔寶洲須將大瓠作腰舟掀天白浪蛟龍吼

纔得隨流一點頭

路西田舍示虞孫小詩二十四首

雪上歸來過了春枝頭杏子可嘗新旋追老酒醫佳況

更謝提壺解勸人

一春霖雨不曾休雪雹驚人四月頭初製單衣方待着

却添爐火換重裘

夢回簷滴不聞聲殘月披窻分外明投老逢春能幾許

不堪催去與誰爭

扶老相邀到隴頭麥苗如洗未全抽願天不雨只一月

聊慰艱辛望半收

栽桑揷柳辰湑膝共趁清明力倍增分得這般窮伎倆

却應苦行過于僧

修車浸種一番忙肚熟鄰家見早秧飽飫未驚心已飽

方知坐計要商量

一生着得幾緉屐一飽消得幾多糧怕雨望晴心不歇

白頭搔盡眼望羊

須知官職為他人老去何妨可問津賓客歡娛童僕飽

到頭活計定誰親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能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

溪山隱去再相同

鵝兒成隊草成茵來往駉鵶喜趁人却恐城中無此況

莫辭辛苦且逡巡

亹亹柔條動懿筐森森初穗弄微黃引雛飛去蒙朝雨

帶犢歸來卧夕陽

東圃掃場方甃㪉插秧車水又相催衰年樂得身强健常願南山到眼來

蘆已藏人水鳥喧草堪留坐午風寒從來偏得田家趣折莫催歸興已闌

雨後西風日日顛重裘猶自覺輕單春寒秋熱江南候四月如何尚有寒

轉午風休陡覺來綿衣脫盡旋開軒乍寒乍熱難調御

厚薄隨時體自安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投老念艱難暖衣飽食無過此
誰是鮎魚上竹竿
飯舂羅擔鴈行來任是困壓亦易推一歲艱難方有味
較量猶勝上燕臺
朝衣行市頭顱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蕉膾
爭如閒處醉醺醺
荷錢貼水蠶如蟻稻似針芒椹未丹牛角叩殘歌轉急

請看平地有波瀾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犂鋤西莊南畝時來往
常得青山在坐隅
青山於我豈無因到處擡頭便見親時更一班逢好句
玄暉端恐是前身
坐嘯宣城迹已賒青山今日屬寒家多情賓客門如市
不獨風流解染花
數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壩損害無成傳聞趙魏推盟主

便覺如雲照眼明

水巳平隄柳巳綫洞房猶記鎖嬋娟彩雲易散春常在啼鳥留人尚可憐

余既觸罪罟遂與時忌求所以寄其餘生者無如躬耕為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舟或車往來其間隨時抑揚以寓其所樂而地薄農拙種種輙身履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力至于數倍雖終歸於有數要是營求完補幾頃刻不得暇旁視若不

余堪而我之樂常在也比自湖州歸邂逅所值者如此因以其勞苦之餘發為呻吟隨得隨緝得二十四篇與田夫踏歌無異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皆爾也虞孫遠來相顧以此軸見邀作草字字非所工又無以充之遂寫以塞責庶幾余所樂者從而可見異時相擕於其間當知無一字虛設政和五年五月十七日

蒙寵惠朋樽深佩眷意聊奉一噱

萬國衣冠拱醉容鈞天夢斷失雲龍多情尚寄當時約

宛似闍黎飯後鐘

伯成已歸尚阻雨會聚聊申短唱容易一笑

髯友新從塞上回中元樽阻未能開更堪庭竹添幽思

只欠清風玉雨來

試筆東趙德麟二絶

河朔初辭爨析骸都城還許謝煩埃日長窮巷春歸後

萬綠陰陰鎖吹臺

窻間多病委枯骸陌上初收雨後埃公子風流過京兆

正堪眉嫵傍粧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二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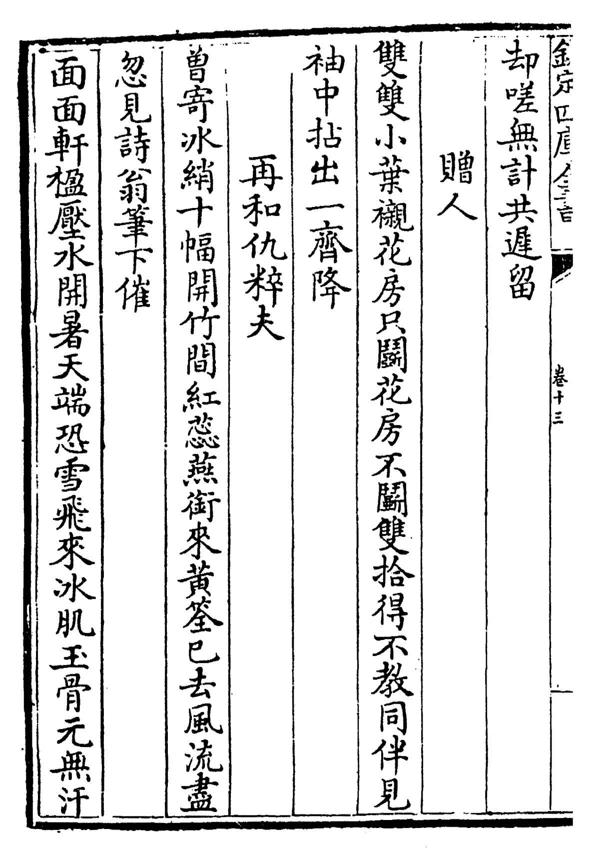
宋 李之儀 撰

絶句七言

次韻見寄兩絶

江湖流落久相依每嘆朱顏戲彩衣何事淚痕書上見他年千隴約同歸

七分年紀十分愁物理乘除不自由死葬生遊今得地



却嗟無計共遲留

贈人

雙雙小葉襯花房只鬬花房不鬬雙拾得不教同伴見袖中拈出一齊降

再和仇粹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蕊燕銜來黄荃已去風流盡忽見詩翁筆下催

面面軒楹壓水開暑天端恐雪飛來冰肌玉骨元無汗

更倩殷勤執板催

祈澤寺龍池

池方一尋深寸許泉脉涓涓縈砌臺聞道旱天能作雨定應變化自何來

題虞氏外孫扇

處已莫辭三徑陋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宅相非吾志直欲丘門備四科

失題二絶

投老還家髀肉消霜天何處換金貂一樽帝所歡猶在
翻恐醒來尚寂寥

楚國曾聞照乘珠間因齊盜取為娛人亡人得何須計
端有龜腸恨晚厨蕭世誠軍發日而糧道不繼軍中號日軍厨過午不開定非龜腸蟬腹可俾一戰乎遂潰去

次韻子椿五首

會次定多古語筆端無復時流骫骳若非投分崎嶇肯
共經丘

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類試終場遥想客窻對酒未知野

飯同堂

踏碎瓊瑶聯步行陪笑語多時一段難逢佳事五篇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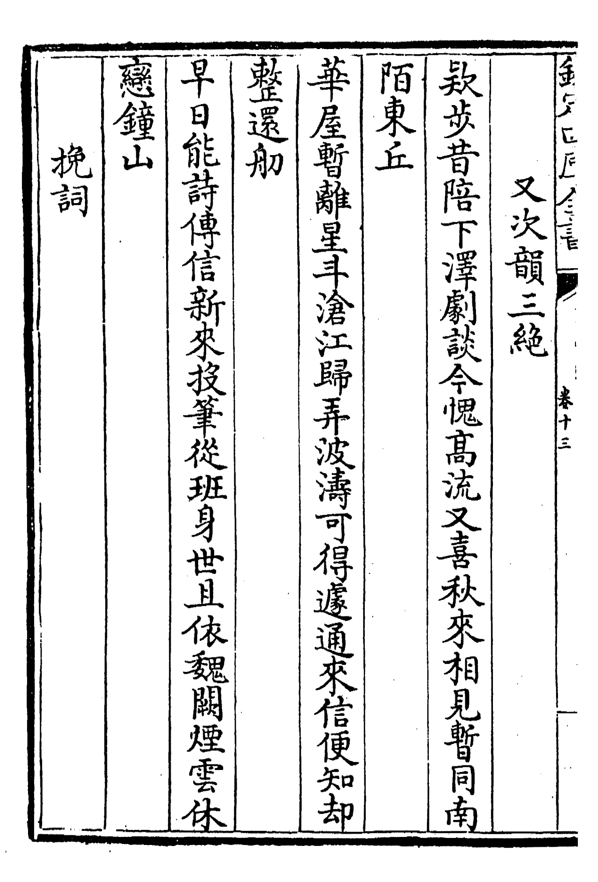
得新詩

龍欲興雲致雨虎能墮地成斑端是便騎賜馬不須深

戀家山

附見誰為鄒湛與成無復山濤豈敢遽名此地不如且

醉歸舠



又次韻三絶

欵步昔陪下澤劇談今愧高流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陌東丘

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弄波濤可得遽通來信便知却整還舠

早日能詩傳信新來投筆從班身世且依魏闕煙雲休戀鐘山

挽詞

旌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笑初綠衣相見論葭莩四千里外空搔首三十年來屢攬鬚方卜他時共蘭若豈知今日奠生芻窮途只有思君淚無復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君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物猶帝力哀哉劬勞恩甘藟至誠實棘心詠詩人常恐一旦失何乃不我報皎皎如白日痛哉胡為生每念氣填臆仰君猶長庚華髮萃衆德歳時捧

金樽門户幾萬石常云我有子未易先尺壁伯仁非碌碌到此輙自感庶幾德有相睥睨莫我逼頗聞君有言既跌不見謫李杜苟齊名死且不足惜孰不斯言愧謂君壽無極豈知屬纊書何為在吾側堂堂古益友千載同此室撼鐸偈能參我淚不虛滴

俞清老挽詞二首

生涯真斷梗身世委虛舟直欲超千刧都將付一漚縱横無滯礙遊戲任沉浮報盡隨緣去聊從一笑休

寒食相披拂方時欲適然君應尋故約我亦赴新阡但怪沉來鴈那知已逝川風流有千里未愧昔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白首嚴冰雪清風逼里閭空殘貝葉偈不見錦囊書表表名終在詵詵慶有餘會如華夏約他日看高車

子令人空毀孫賢我故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金不作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裓應悟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報地三千籙年光八十春却尋來處路重接社中人杖屨空平日幢幡想去塵蓮開布金底又見一番新

方報先同穴俄閒改葬期祇應偕老約不擬異他時已矣如何憾賢哉有剩悲會看松柏路賜篆聳豐碑

漢室傳經後唐朝舊族家柔明惟典則專靜毅紛華得配同高壽流光固未涯定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

子令欽平昔多懃接俊遊升堂稱有志執奠嘆無由逝水空歸壑春風忽變秋蕭聲到原盡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瞻追和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鳧鶴之長短鑒斷續之哀悲悵野馬之過隙雖絕足而寧追予行年五十有五蓋知五十四年之非須前因以命駕豈大寒而方衣兹物理之必至又何資于發微吾家不遠可跂可奔解我簪紱即吾蓬門里閈雖異室廬具存稱所有以取給尚奚擇於瓶樽課童僕以供役玩幼稚而開顔將有限以

加節異無適而不安從賔客之款戶任風雨之當闗足可及而必到目可盡而必觀非梁燕與庭鵲孰朝往而暮還寄終日以冗冗絶妄心之桓桓歸去來兮聊隨緣以遨遊何吾鄉之必歸姑稍足而無求等天地於逆旅曷此樂而彼憂有客過門而問予何不返乎先疇羊腸縱轡夜壑移舟空斷梗之因風昧死狐之首丘但俯仰以托物徒上下以通流予既謝夫不敏願進言而少休已矣乎候蟲以其能知時禍生有胎神豈留羡其可久

將安之馬用必歸去自修乃其期想荒蕪之六鑿時載耨而載耔幸灑然而無着遂寓懷於此詩豈前人之敢及庶知予自信而不疑

朝中措 望新開湖有懷少游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遥天風葉響珊珊記得昔遊情味浩歌不怕朝寒　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孱顔惟有落霞孤鶩晚來依舊爭還

又 樊良道中

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斷雲相次往還

臨江仙　江東人得早梅見約探題且訪梅所在因攜棧管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融臘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蜂蝶長伴玉蟾低　縹緲雲間應好在盈盈淚濕征衣背人偷拗向東枝清香滿袖猶記畫堂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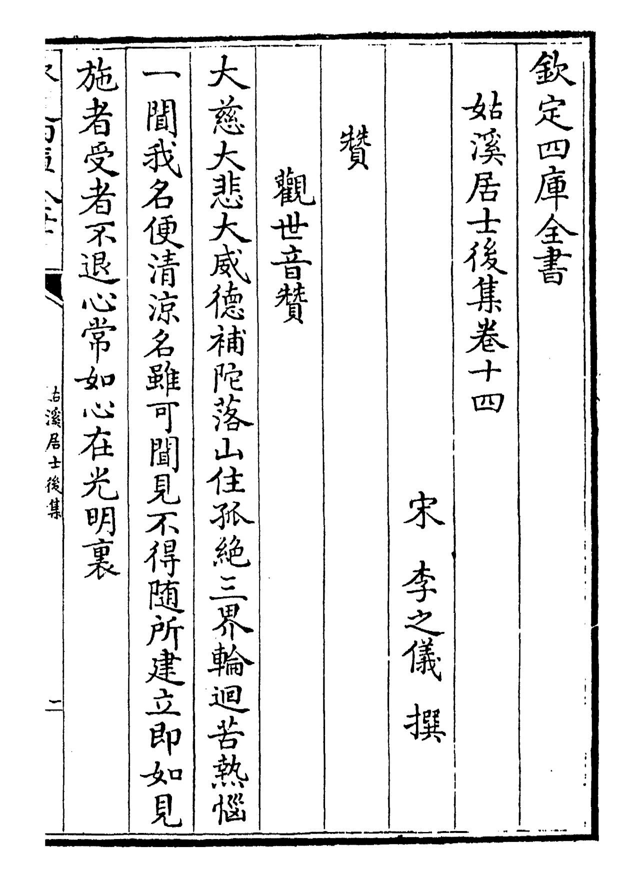
又　病中存之以長短句見調因次其韻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情海燕還傍舊梁飛　瘦損休文誰記得空將銷臂頻圍眼前都是去年時不堪追想魂斷畫樓西

蝶戀花　席上代人送客因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恨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得住看看却恐時催去　寸寸離腸須會取今日寧寧明日從誰訴怎得此身如去路迢迢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三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四

宋 李之儀 撰

贊

觀世音贊

大慈大悲大威德補陀落山住孤絶三界輪迴苦熱惱一聞我名便清涼名雖可聞見不得隨所建立即如見施者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裏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此去幾許一覩慈光如到其所八萬四千翻風駕雨枯者即榮墮者斯舉周徧恒沙了無一語

慧嚴永長老贊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異者闍山指出後身自在通當日曾聞新受記秀眉明目瓌色衣誰其寫成比丘相只這便是紫金容在在處處咸恭敬

西菴琳老真贊

西庵老人誰不贊嘆東轍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力化身千百北雨南雲青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須知鬧市裏便是百草頭薦

常州薦福琄老真贊 院有梅甚古

無形而襲人之鼻者香不謀而同人之舌者名名因香而及遠香因名而有聲然則紅梅老子固如是乎投閤即閤投明即明隨波逐浪應物觀形夫是之謂驢手佛脚而真得無學於保寧者也

雲門大師真賛

織得蒲鞋無脚著大雪漫山却伸脚䠊人枉了三則語傳家只用一字錯至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縮頭如鸛鶴捩轉嘴面有商量學得馬騎被驢撲

雪峰真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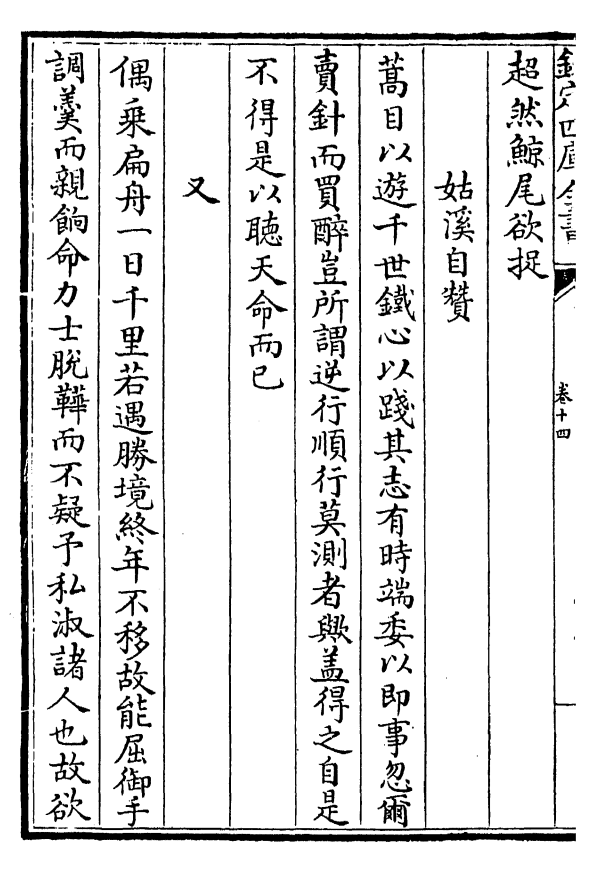
衮毬輸了一隻脚荅語失了一隻眼却將兩隻殺人手不妨撈蝦只摸蜆踏翻松子月是誰撞破烟樓如掣電樹倒藤枯笑呵呵春光更覺家家遍

晦堂寶覺真贊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為極則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所運用莫非方便在邇求遠知深昧淺頭上安頭以口為眼以相而現略無異同一有所叩則猶撞鐘緣不我契漫爾形容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李太白贊

龍不可收虎不可縛矯矯世路彼自清濁醉遣脫韡孰貴孰賤弄月滄波萬頃一線圖畫如好雖曰糟粕對之



超然鯨尾欲捉

姑溪自贊

蒿目以遊千世鐵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即事忽爾賣針而買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歟盖得之自是不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又

偶乗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調羹而親餉命力士脫鞾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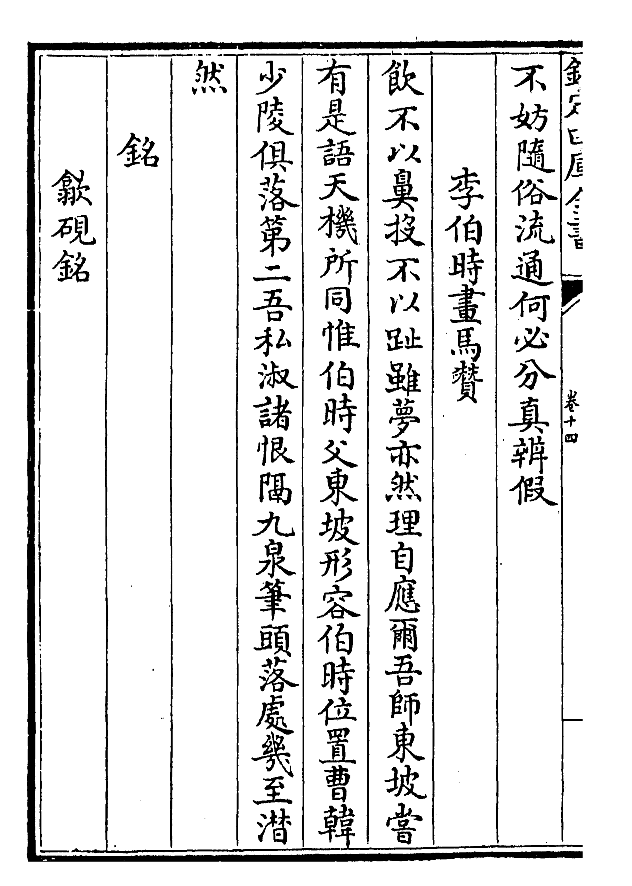
與之同歸鵝然于腮而不售羊然遶領而猶癡人固欲其售爾謂之癡也予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賛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而水流識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董曼老畫姑溪賛

野老形容公子刷研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僧則髭鬚滿于頷下以我為牛則為之牛以我為馬則為之馬



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真辨假

李伯時畫馬贊

飲不以鼻投不以趾雖夢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有是語天機所同惟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少陵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頭落處幾至潛然

銘

歙硯銘

琢玉得月惟點之珍洞路下求匪人能因謂物必致有燥有潤一槩之墨其質始信彬彬惟覺用發其藏文心繡口波瀾焜煌無窘方習無劬所長物與人俱靈壁之張

當塗硯銘

青山之英采石之靈上淩汗漫下為堅青磨礲八極色容四溟爛若星日隱然雷霆揮灑之餘沾丐後生永寶用之尺璧可輕

潤如玉圓如盤水以鼎足貯之孔安爾書鍾王爾文揚韓濡毫其間弗盖爾顔

丁希韓圓硯銘

寧先凝福院鐘銘

於皇惟覺務施之博肆及大聲以時而作靡昏不驚無隱不擢一聞其舉振滌踴躍猶闇逢燈如病得藥下徹幽冥旁周廣莫濬哲吾君乃眷忠恪薦之焚脩爰命槖籥肇自尚方表以傑閣念往既深圖今尤卓去識弗昧

孝思永托普暨有情同資利樂

盧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晚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既歸方丈即跏趺而逝其語有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虚空不留朕迹之句實紹聖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熱居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傳聞四方為宗門希有之事異時師友人上饒子章過余于京師與之遊久且相好也有間出其所述師出處經行大略示余余讀而壯之玆

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從余求銘將刻之石以詔未來之日嗚呼師既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結信心者如此其住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辭耶師諱系南汀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歳告其親願從學佛者遊久之方得請既去凡三年不歸其親思之因攜酒饌就見命其師同饗師怒亟請徹去曰汙峨伽藍罪入無間親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偶庭下初植栢秀茂可愛師以一頌示其師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事累師尋得度

受具戒嘗與其屬海評營所事忽流涕語評曰吾佛有出世妙法而我與若反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利他以遶究竟斯有負于一報身矣乃相與偏叅善知識初見開元潭又見隆慶閒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臻湊皆謂法師器也雖降意延挹而師終不契獨于開元賦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為之斂衽晚遊湖湘入道林元祐之室然得密符心印自是不復遠矣祐遷羅漢師超據第一座祐命立僧就學者日臧祐退席師遂繼

之時年三十有九缺 年學者至頃東南又以其餘力

揀缺 陋若未及者皆一新之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

缺 奉金身建塔于院之西昔師與海評缺 遊歷同

院惠深者夢二大蛇一角黑章長各數丈遶院三匝騰

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别深以所夢告且屬之曰二子善

護持他日吾門龍象也後評住開元與師相鄰俱得名

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

銘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摠

持證如是義不漏絲毫不落第二亘古亘今普天匝地若乃動作不雜紛碎所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四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五

宋 李之儀 撰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贄公儀為滑州得殘稿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于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質於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學書偶至於

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猶水決也萬物必資焉以給其可一日而無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在在處處必為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當寓當隨其所命意紬繹展轉而見于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于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為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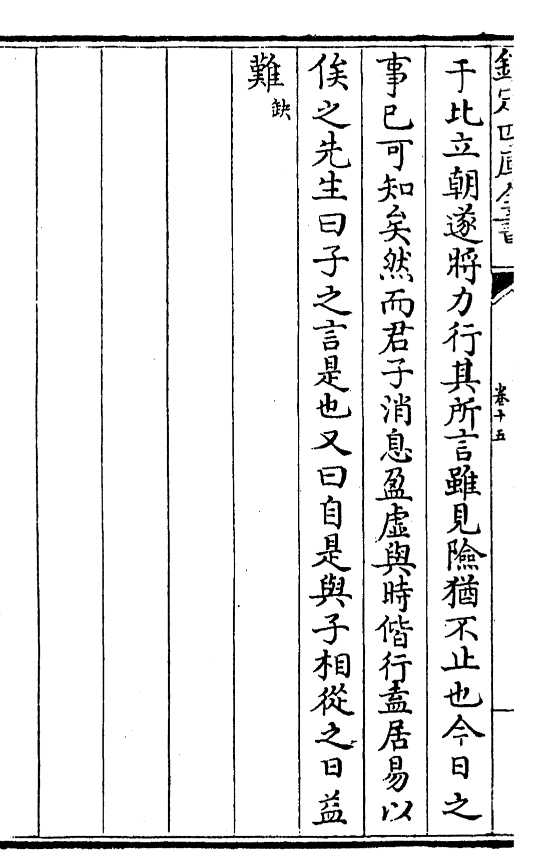
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羣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為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為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十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後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實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城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

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難得蓋平日未有為先生言者先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難言爾又曰顧為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陳於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以難言而先生所以無從而有聞也且埀簾共政八年于此主上未嘗可否一事諸公奏行特太母之令太母權為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嘗可否者退托而有所符也方其政之政在我也

豈無捨其舊而求同於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而為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也以八年之所待則聖志固以定矣一旦羣然而進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托保佑聖躬主上孝養不匱承順盡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八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惟恐不與其事者或有所不知爾又況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文子兄弟超自窮遠文舉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據古而切



于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事已可知矣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盍居易以俟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益難缺

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土苴則縱橫造次落筆皆為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章斷簡片文隻字傪如前日之家有其蔵也蔡君家世輦轂之下軒輊無所系而能以退為進父子之間自為知已獨于先生南遷已後所見于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為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實與討論仍為手自抄錄總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

蔡君以書并其總目岀姓之以相示邀予為之序先生即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其南遷予適在左右而又疇昔相期葢有獨得之重者予雖老且病矣而承顔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也因以予所遇本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人知誦此語

而不知工果何在也及觀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皦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欲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時如所約然此語未甞載之筆下予在潁昌一日從容黄門公遂出東坡所和不獨見知為幸而于其卒章始載其後身盡和平日談笑間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賦而南方已與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黄門

公出其所賦而輙與韋强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无咎李方叔亦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為虛發藏雲秋日周智臣以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書之而不腆之作遂托其後真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八月二十日

作詩要字字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
無來處即謂之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字從言
從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句法
頗得其趣嘗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興盡黄蜂
欲退飛乃穿花蛺蝶深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都也然
用之惟在不覺若覺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為古今之魁嘗為越州内史

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仝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各賦詩為樂遂製蘭亭叙辭翰精絶為世之寶後唐太宗洎玉華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事語汝汝必從之高宗涕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矣唐末亂離賊發諸陵惟取其金玉而書畫復落於人間皆摹刻失真遠甚惟長安薛真極為清絶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嘗

學于蔣公因即其居第表之為難老坊蔣公見之慨然曰俚俗歆豔内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為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得而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為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潁昌為表其居為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誠厚矣此朝廷所賜施

金石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道途廣陌泛為往來之觀才聳動流俗耳事體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與子吏子默曰先祖先父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當恥異時不獨吾家取笑於人于公亦不免指議流傳從久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為一區故不得不力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撤去子吏子默輙相謝曰荷公為助復笑謂予曰凡以

後能物貨自營圖授于人則多曰元本某家至于假供
御供使土州為名者殆與缺
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為何坊今在處以
私恩相濡間亦有之然槩之以理義則廉恥之蠹況自
營土木取之在事者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為名而使在
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樂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雖造次必錄無擇藏雲歲杪夜長燈暗輙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盡又以歲月與其會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為異日之觀時大觀四年十二月十日夜釋寶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樊聖可并器之與予也入雲際院東房火積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五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六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

與王樂道工部

皇恐上啓樂道知府鈐轄工部盛暑恭惟鈐閤燕休尊體動止萬福流落衰緒竊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末尚窘異地未有親依之幸眷言欣慕實在疇昔而强毅篤實

上極墳典旁綜該載如探肘後物亹亹符契以達于論辨參決之際雖劉向揚雄號為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風亦久矣顧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猶不可得則蹇薄何堪分同腐草以死輿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竟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問記室遂欲接武申叙時冀參承之慰家難之際養生所資萃于一力而待哺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

寒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兹用是素計不復少振漸復所期但深愧訟專介戾止荼被翰墨之賜惇厚深密真有意于推挽殆將于進交遊之後感復繾綣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騰驤之便萬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溯

又

碌碌既不得申記府之問日幸遷名舟行便道獲承欵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趨陛對此志

又阻其懐可知婆娑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之涯歸之報地尤劇㗖咏然物育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無不肖之迹耶向風罔然病者之側語其次復修染簡率之甚千萬加亮

又

積釁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聞其補吏節下不獨驅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人不待易地而劇被至敎其幸遇豈易得哉旁暨衰晚

資其寓禄之便欽承旦暮則歸頌見畀之德日有羽翰不傳之望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講而後喻行閲歳矣至今一念及之不覺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惻别紙慰藉仰銜勤欵哀毒滋甚孤遺逼歳方歸碎小滿前生意不絶如綫七八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上報殊不逮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目疾頗為梗乃平日討閲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

爾然最難藥而北人嗜麪食江上卑濕下得如是老拙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特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其非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與附子青鹽三物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庇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托亦不在衆人之後也翦焉異地日咄咄見逼則相期

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巳否將來自是圖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為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尊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系于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也往未求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屢欲修馳匆匆不逮从之闊倫類中有所同異以至動握翻覆卒至投抒之疑初不

謂然既而果不我誑輒為之失聲愕眙罔然無以為言也逮牲之相見乃審超視廓容略不以毫髮經意薄禄里居擁書自娱凛焉一方之所矜式欽慕有來于是尤劇向往擾擾目前有亹亹黄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在我則不妨稽念取舍使千萬世之後斷於一致而因以垂不朽之歡沮渠不樂哉未有擊節承教之辛執筆增吝

又

去夏意外驟來以至他州就對閱歲不得安居固自貽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震駭嗟惋閔笑之及其于門下則玷況多矣本不作竊禄計今遂一意田畝間依稀優悠卒歲之適錙銖上下愈覺命輕而恩重也但參侍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尚兾糟粕形容不間郵馹髙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髙志想只安汝陰舊居或謂將徙安缺墓之寄

即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文周翰甦相從必甚欵趙德麟亦閒生事稍不如舊復有出仕意審能否第恐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感德之後乃爾其竟有所負耶當在其後人也彥立明君奐蔚有典型不相見十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成之爾自餘故家風範固不乏每思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

爭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為高山流水下倍增仰而萬里必知其窮盡者也過此一相見遂約為宣城遊臘前已為之具行而輙為日前一事見止聞侍下整欲其歸將復來此亦決為宣城居日幸其相款也侍下固不乏人然水土相輝更能掇慰公衮之同亦自不惡而淑私拳拳于是為重

又

得罪固荷寛典亦無足道者特介于一二非類適在居

處之地用是或與醖釀或接便觀望以儌其陋初不謂人中乃有是等輩耶後福何可得而輙乘勢以逞非我戹會與同未應至此見力圖他徙以避其櫼度性之必能詳悉佩服情炤因寄一歎

與王性之

六年南北聲問雖不乏于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莫諄諄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否之往來則渠激勵增益相投于莫逆之遇耶以故邑

邑常在左右常若有所負不圖便道遽叨少欵計所願得於别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決積水于千仞之上而注之廣莫野殆將何人以遏之則其為欣幸可勝道哉既别則遂欲作書事至輙新勢不免改觀以對適爾未及盖非獲已専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繾綣未易咫尺形容疇昔之所期者徒有愧于難堪也引詠拳拳臨筆倍深約結

又

罪垢自汙有玷遊舊恩典過厚獲老丘園餘生幾何未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着意一旦借此以逞幾破我家固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嚬笑皆在他人則爾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此徙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況冰玉欣慕之素耶雖委一親戚至之初甚慨然此再遣人果決有報若猶豫止候粗得一蔽風雨處即命途矣顧親之切以日為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尚未及一通問不惟踈怠可愧而蹭蹬自窘不應於左右如是向往之私玆劇纏綣雨甚加寒日來恭惟動履清勝日前事尤如蝟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强以對而參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于眷遇之素也其諸非會晤不展臨紙倍增引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麾控已否專介遽被手

箋委論勤欵如接更僕衰苶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蒙相期若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荷乃于是真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符之也佩服之深滋畏山壓繼而增鹽米亦聞公衮近信高明行李旣獲豫如而公衮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固不能勝而策之甚踈亦不為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宣城勝麗夢寐不捨尤盡見樽俎談笑

揮毫淩鑠朝夕雲煙杳藹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减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為榮遇而一念所及怳如仙去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髙明驟有行色豈衰蹇不類造物者固不與之全耶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家乃審促歸甚至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所聞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家亦云此月十二三日可復過此日夕企佇杳不得耗竊謂宜與金陵别有捷徑

恐公家由之以歸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并上尊府書將專遣人持達邂逅涇縣有歸便頗的即以委之定能不沈墜否拳拳系吝之私玆可量已

又

伏蒙寵示近詩開緘已如闇室得燈已而紬繹諷咏端若驟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醍醐甘露相繼沾沃也欽承有自來至此尤覺逸駕愈遠而高步岌岌雲霄之上矣追逐瞻望其何能及擊節之餘益歎勝流周旋妙悟

日有相契景向研味尤不能已此亦以俗諦撥置不遣輙時時自投僶俛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追錄出則反令人作惡固願求教匠手特以老倦勝染極艱徒有愧于憂忘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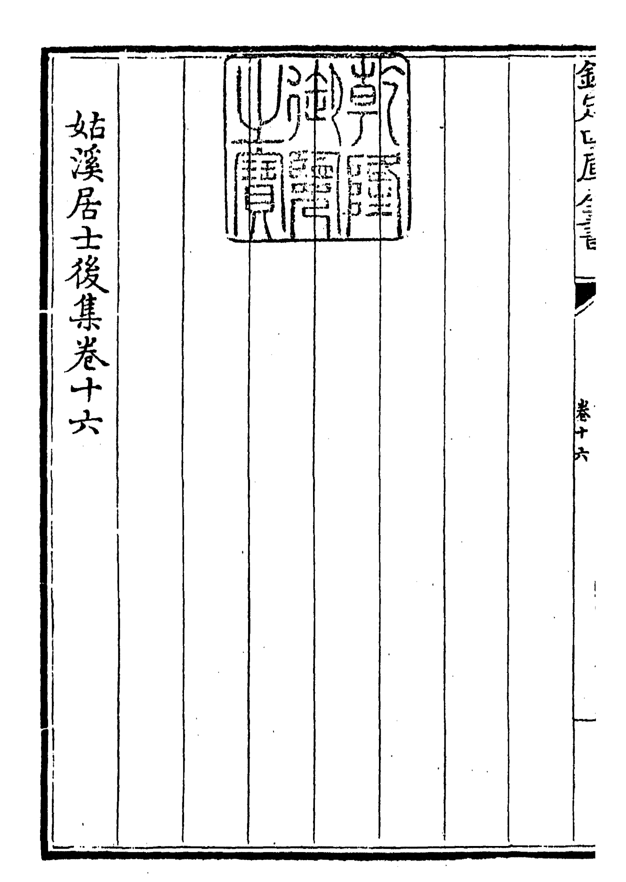
叔弼云亡固當致吊而彥立平日尤厚德麟雅好亦願詳細作書周翰中間得一書未答蔡致君父子不止當作書亦作答數書須積情意鋪敘力輙不逮更俟乘行

李未到間試勉强也

又

不作書咨候已復踰月日計命途遂叅武周旋之勝竟為猥瑣憑淩而其勢無異拔山行止非吾所能及良自喟嘆公衮莫夜過門如夢寐間青都紫府羽衣玉簡之接所謂得繞數十語亹亹淪肌浹髓靡不使人心醉亦無異寶笈珠囊中所紀而手覺雲烟蓊蔚而來擁老境何堪是殆一報緣地鼎焉遽有所期遇也侵尋所自來

固無功行可資特吾性之極力挽引乃益玅契其爲感幸但深未易負荷之愧耳以故尤恨杖屨回旋几俎雍容可與同而輙自窘也春物爛發故都登攬是時桓謝風流沈杜雅致參次先後以奉吟笑日來爲況當復何似或聞朝夕遂還侍下得是信罔然幾不知所遣既而又聞涉秋復來則收之桑榆猶有後緣之托尚冀行李順途庶諧一面之慰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金際會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七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虞蹭蹬至是也公衮來一事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縷縷細繹無不飽足人意使

其自履之亦未必能爾於是又知先為之容非咫尺可以喻感月終或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時行李必已遠矣緒餘參期豫深留滯之嘆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定無揺落之初必有近耗或遂過此猶及面叙

又

去臘已問途為路西田訟特見及遂遭挽縶迄今未見其歸非身與之對則不無噬臍之慮是乃如拔山者爾詠懷登高臨遠晦明杳藹之與俱而窮探力取秘與幽

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畀薄厚固
係於人似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每念及之但嗟惜自
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
以乘其後或能俛俛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
之幸也如何

又

日者秋鞅適幸容通舍館曲記不遺屢枉存顧薰然相
予之意歡若平生虛往實歸所得於抑揚間亦靈矣少

別還復改歲江上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盛義不可忘特未有旦暮參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遡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頽不類分從所無聞以老瞻詠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顧周旋禮意之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以自名其如應接不暇無異放舟剡溪一何峭崒透邃千里萬路之多耶愈叩愈無盡庶幾桑榆終在末軌

又

頃得高文幾至成誦常謂德與俱進每嘆奔軼絶塵不可得而企及矣儻辱未忘盡畀副本使得諦咏矜式其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興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幾廢縱有之不足浼匠手姑俟編録以投至鑒厎蒙不屑教誨或有以上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逢令兄方知行李留滞東陽尋欲専遣

人咨候閒中無得力竟爾鈕語遂約少回歸軒且復不契念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來猶未得一見然聞前日酌客賦詩累日甚恨矣此况於今猶誦之近著想已滿篋固未敢率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嚼以滌沉滓似未峻阻也老倦下筆往往不復如昔雖伎止於此終當謄出以幸指教魯詩亦未檢得併須别營專使次見亮見亮

又

比幸披展適以秋成急於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採力索
少慰欽慕别來悃然復追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幾時先
約王元均父子俟歸途之便一報當遣人屈致以幸莊
居累日之疑竟不相副良自感嘆村落間了目前事尤
不少輟欲作書咨候不止無便亦無斯須好況竟辱枉
教而不腆獘志遂落第二其愧何以為控稠重十餘幅
字字皆警策不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對滋不遑
爾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蝟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續當

馳謝次

又

日俟私故少休一尋訪戴之興因以識荆州之面春晚可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否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堪但遲莫可虞求田問舍不無荏苒為妨歆然此懷一念及之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圖史環擁從容古人感慨之際旁揖勝麗以終永佳趣雖江山不足以契雅懷然上游之㨿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班可紀

者按籍與俱其味宜如何哉尚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乃藐然情不接於上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瘐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為可休安而樂者耶坐跂勝晤但時時擊節賞嘆而宣心寫妙不能回於筆下此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嘆感爾高明渠得而諒哉忽披手示累幅恩勤方營醫拏死號噭哀祈之際申紙一

閲灑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紬繹所命愧不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虚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易况之而施之非據祇劇慙衄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猶在衽蓆間太平舉葵只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問念一到其地無復修馳之暇草畧申叙仰冀矜炤執筆不覺氣長一丈

又

伏蒙寵示所集六一翁遺文并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老南遷後詩文總目且俾附名其後及序其前皆巨題也固當以不敏求免然二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之傳無異自天而下況探索詳論超出物表非豪杰之勇疇克爾爾爾輒勉強索課録呈左右為用則不可但此遇不易得其高明之兒其可虛耶所留背軸素紙適茲紛擾未敢下筆俟至宣城或能乘興亦恐斤斧不棄未為定稿也別集三冊總目冊背軸一卷同元帕護附來介

持納辛祝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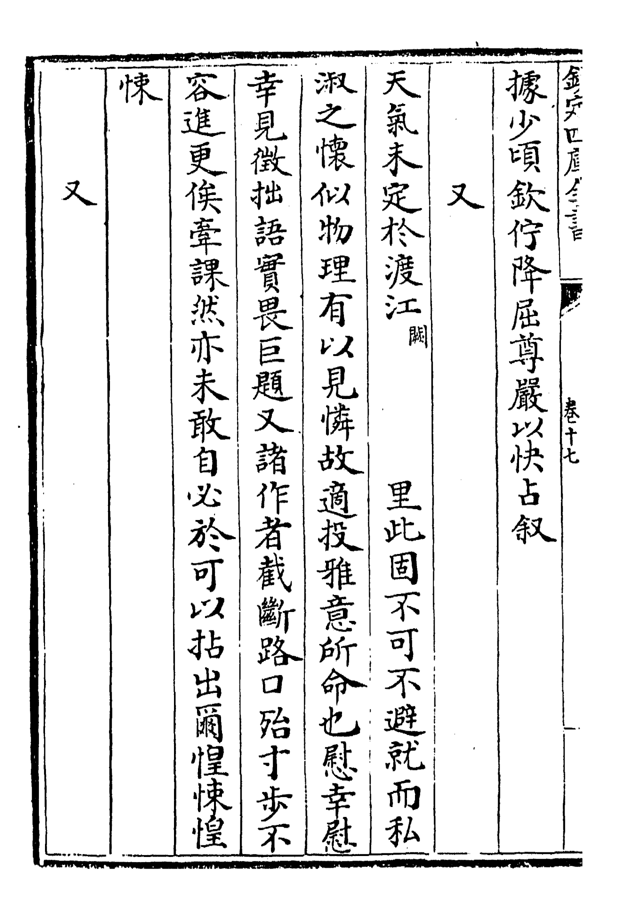
又

投分高明每作書即欲巨細布之以故尤不得間於搶攘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嘆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則必一一歷目摘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寛非特為我矜式實一時之良藥也比來撰述必已充牣篋櫝以超軼絕塵之資而當賢父兄之間一舉足便有數千萬之逵況山水之勝天下卓絕之境適為朝夕之助耶早時妄

意亡兒之養獲奉周旋雖癃疲已廢尚意因見而悟如有借於豐草長林或少振於躋攀騰躍之便爾適茲見耆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向風耿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耑使被問垂諭周渥感刻未易借況伏審雨寒起居佳勝衰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回生意則退之所以推譽傒喜之語茲復得之其佩服尤非所



據少頃欽佇降屈尊嚴以快占叙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闕里此固不可不避就而私淑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慰幸見徵拙語實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容進更俟羣課然亦未敢自必於可以拈出爾惶悚惶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獨光明頓回部屋而組繢縱錯縱横照爛寒鄉未始有此也慰幸何已少間恭惟起居佳勝見徵拙陋屬思幾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輙牽課上呈殆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遂行姑遣人闖問已而知尚遷延亟且繾綣必未獲浼徹遽被翰墨委誨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衰苶未易為據也雨勢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

不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黄山亦自虚曠早來伏惟體況清適方圖猷所有與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慰不能遣忽報田間所積微米水上危被衝注窮餓之水火不免輟以赴之厄會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求渠可力勝耶向風不覺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箒疇復見録委曲終不忘則定將何施可以為報家間至於重復豫計是行似厄會巳極矣不然安得

平生所願一時際遇倂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欲理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續附呈次遣敘非所工正賴詆訶不妨筆次有以不及也欽企欽企

又

向以見徵跋尾倉卒以奉來贶不謂刻石為罷又煩背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勤眷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該載詳盡實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真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

先異日想見手采豈小補哉然題名正患如吏文石處不免俗韵劉貢父太學直講記以為脱洒今日又高一著可勝嗟咏

又

衰遲久欲為門下客差池不契竟玆淹晚不謂愛下之餘遼叨賞遇雖桑榆何堪猶幸依起之光竊借以老也日者遷徙所擇實主於幸義為多尚爾牽制葢未始頃刻輙忘於懐艱生固已弗類而戹會見乗初不計物理

憑陵乃至於是於其或者饑餓空乏之使平日妄迷之誤
澡雪殆盡而遂將旦莫親依變瓦礫為黃金則未定闕
定能不愧器就之賜否耶顧見之懷日以為感

與韋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魯公之拙則亦久
矣方時艱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廩餼之餘得借已出
望外兼蒙專遣津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來體力佳
健獨力酧對其來如雨雹其理如蝟毛須少就序即在

左右葢無時不奉思也

與趙彦強

相别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税不得數具問至深傾馳忽辱垂顧尤愧不逮然遂獲奉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履況何似切承皷寓客邸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因出入無吝見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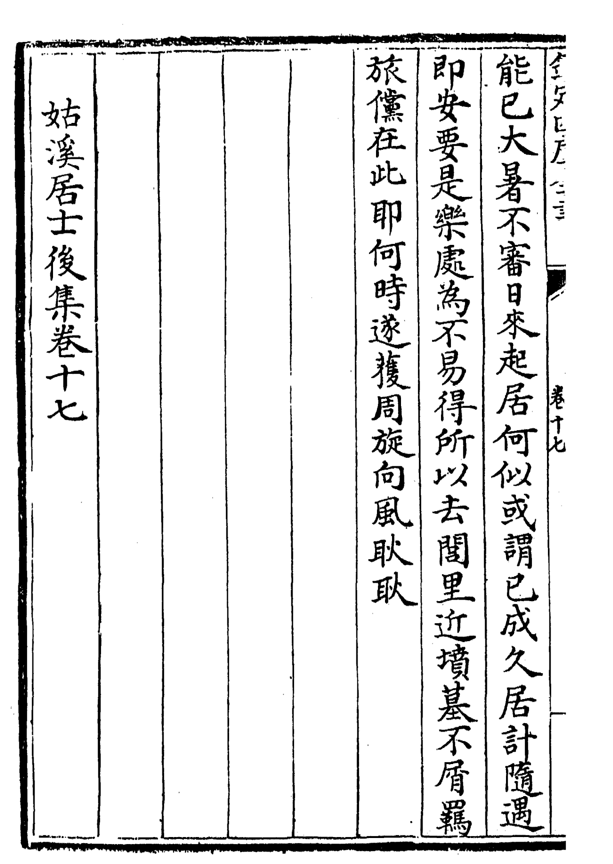
又

方作書披手示周盡無復遺意而語妙句秀欽嘆不能

巳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欲一投足竟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系念徑思問道輙為病留良可嘆者聞仲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厚彥強可人處固多甚不惡也力疾修附未暇詳悉幸加察

又

別後日覬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遡自四月末即病奄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亦復不果然亦未嘗辱寄聲出處既異雖在只尺蓋與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不



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遇即安要是樂處為不易得所以去閭里近墳墓不屑羈旅儻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耿耿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七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八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莫與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獨收録遂得從容教飭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待縷縷葢已期於必相亮久矣於是方圖申慶愧無以藉手而大

軸雄文遽兹俯暨禮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屬詞典麗盛哉久不見此體制真燕許緒餘常楊而降以至楊劉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矜式滋有衰老後時之嘆更當紬繹以遊十駕

又

久聞謁告歸跂首而望何啻以日為歲忽承捨舟無異自天而下亟圖就展以涉冬徂春奔走乍遻家又一番目前事倥偬輙未暇及作書申叙亦索於紛擾之際曾

未獲詳細差池未蒙委報向往之深於是不覺猶豫方
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橫來之問欲款門第與冄具書皆
復不逮惟是拳拳滋不能已忽枉專教恭審日來體力
佳健偶亡孫小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修布殊不
適意仰覬加亮

又

比者觀光稍欵方禮成樂作之際想得於古人着意命
駕處為多博我未聞方切跂詠而乃牽制如此可勝悵

仰問審已具舟特如親滕遂復相逺我勞如何衰遲止候月初家人輩歸即左右矣兼願致於筆下者筆下亦安能彷彿

又

不相問未始許久目前易成因循不獨高明然也其如老病杜門無時不奉恩以奉恩故筆次不得無望望來問遽貽如獲欵近特達出於盛意資畏責已反輕約也伏審日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

失如在月末當幸迎候

又

適奉先所枉書教罪戾叨復為冐昧然迹猶在楮衣中而儷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雖朋友之義以知心為善其如忝焉何堪未易負荷謹留以永家傳續當奉課上報次不愚禮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疇克爾爾併圖為謝有愧倚馬輙先布其畧

又

大軸賁耀似一旦躋我於雲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豈造物者憐其困躓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至於親寓美翰濟以異國精楮古数優渥倍深慙衂别容僶俛紬繹惟其不能故復見於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罷必無事此孫銘督迫亦幸得於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一見教無相踈薄也更有一事請並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

是時先進所業用舉者否然國史中則天聖七年特下詔用舉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召試又記得曾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可檢所見止是閣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閑晚明出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亦貴少欵也閱畢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為家中几案更移未有筆下處又惡字不相對不免為物所奪欲少待修造定疊作

之自使人送去也必不敢蹭蹬兼欲作書謝不遇爾幸
察孫銘而蒙斤斧望貶付欲遣其僕也亦待換了人頭
處如何如何見教見教曾門是真廟第一次策試只不
記得甚年也錢子高謝制舉啟云章聖臨軒先臣首中
膚明出震季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内
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爾得先誌可考也
又
今日得夂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説歸早晚定來但

聞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柯山銘獨樂也記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從者遣來謹上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全篇不入用尤幸諒告則可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眷聚萬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尚在京何多日矣若虛遂權作安主亦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警策但愧糠

粃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盧居悚感便望與籌度施子良約月末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人相挽方猶豫豈可失吾友哉次第宣城不成周王二居到遂為湖陰老矣但恐居成而昆仲超在顯途頓失依附僦直宜酌中葢未修築間日月尚久盍圖其難繼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衰陋叨蒙過辱見慶形容諄

實祇佩增畏輙忘其鄙而圖效管窺之報遽叨過委愈
重不腆之負悚息滋甚職務蕩遽上阻披承系詠尤不
能已後日挍箸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姜發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答不愚
書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手示感愧不已又獲和
篇押韵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於此尤留意
恨其人不得擊節驚嘆也更俟莊間聊作青唇一笑明

日千萬訪及喫飯了去

與友人往還

衰陋過目延予不然之灰乃有亘天之焰殆非人力所能致也亂道漫寫出時自為笑豈足浼瀆更荷諸作者拂拭皇恐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來首隨遇隨應之語未曾録上深恐散失遺忘亂道冊子不敢不納便告付還候録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孫銘亦在其数元稿再上呈其專人已行報不悉書更欲

入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殊草草不悉詩未暇讀續奉納也册子與二卷並領只未收周詩爾得在篋中他日可請也

又

雨意未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令但嗜睡爾美況從可知也尺牘遂臨如接超然之袂豈夢寐中來耶欣激可知矣伏審已視職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兹不能控介還草率展布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修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至其背水而陣則真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轟霆霰章邯之軍不足破也欽嘆欽嘆方爾牽課偶一病獲告殂不免申官檢責遣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閭晚來體況何似早晚得以瞻奉傾企傾企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早幾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

許遜奉來誨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之後自是傳畜有餘用之不匱爾却刼追逐多見其不知量也必多近著不妨開發衰困企向企向白醪甚契欣仰初不知有法如此方患元白似用數果錄以為況何幸如之更先沾溉尤不惡頻爾垂涎早晚可道也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縈畢每承遺貺真發吾覆欣佩可知伏審晚來起居佳勝來韵益工未易擊節聽技亦窮矣

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一笑欲蹈海縱帆亦將有去將何之之嘆如何白醪欽荷定應蕪湖去此遠近恨縮地無術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遣

又

雨意未解履況何以連日為兒女畏怖不欲輒去千萬保愛

又與悟長者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自承愛請固知必由州中乃行伺

候既到即通問遽先垂顧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上道無緣謁詣但深依向頴昌境界純熟風範與南方絶不同正是一行道為人處也勉旃永為一方作福之主與諸上人相會幸一一致聲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或得瞻禮

與崇因長老

屏處不多與人往還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況大善知識為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禮不圖幸遇象

駕聯步至於十三人之盛而老師實為上首未諳得名之應其巍巍堂堂真所謂星中之月也别來蹭蹬未果申叙繾綣遷勤專委特枉翰墨諭意甚稠豈勝感戴信後復不審體况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壽遐遠永為四衆饒益適作数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觧免迯命僧持誦為禱且致厭勝以祛其惑連得二篇發藥多矣牽課艱拙又兩搶攘須至作隔年還債之計也呵呵來篇益纱欽降不已

與承天長老

早時屬望固知在處必得相逢累茲見契自是因地有自來殆非衆人所到也既深慰幸亦以修信行不為無力爾別便當作書申叙初則偶為事奪次則家難遝及蹭蹬眷緣纏綣倍劇叙系眷晚日來不審接物利生體況何似門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拈者要是真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量歸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牋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定奪是何心行也諦味周旋且游乎方廣之内既愧且深感激貺所固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荷徒有懷於道照爾尚冀因風不忘發藥漸暄門隨分擾擾甚攀企也回禄遽神於我輩家似非其地然不至踈失驚恐否方薄用祓除誦經呪以慰安之早晚少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疎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佳勝昨日蒙枉佳句方作報老草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尋遣一借兵持拙語并簡徒手而回云傳語謝簡更不答固深疑之自早其人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先咨叩得報果前所陳不逵令輙再録上呈過蒙委諭惶悚惶悚

又

遣來附所遣持簡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對會沉失方愧

紛擾亟沐垂諭并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

寄顔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佳勝幼穉輩一起一倒極無

況其謝踈畧想蒙深照

又

晚來為況佳適幼穉輩恐佈追念縁疑相染殆不知圖

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八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九

宋 李之儀 撰

行狀

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冧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恭
祖妣蜀國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國太夫人何氏
父宗盾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闕上其事有
詔置獄既伏誅乃迹其昔所經行之地以賞以罰而得

其常寓蕪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以其術自晦而莫之
誰何獨兩浙運判胡公察知其事狀將取以付獄既覺
即轉徙他州公命効期捕獲素避逭得罪去輙已以故
就起公為提舉兩浙常平等事俄還公舊物或謂舊物
不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秘閣遷轉運使先是公
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復南東歲計方有所因草而總其
事者久難其人朝廷知公為可任遂以公總六路為制
置發運副使而虛其所共事者不除意若責成於公而

不欲分其權續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感慨砥礪會两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平提舉市舶提舉澳閘等同知杭州事皆闕官詔以公權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常天下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營繕凡數局泛遣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賔客滿門詞訴參萃四方人物情偽多岐證逮散漫門陛席駢肩累足率待命於公而公耳受目應口酬手畫無不滿足而去纔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狴犴充斥至有

累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决未幾三院諸邑獄遂
空比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畏則恐文移會應
交馳於道毫髮不敢隱亦不敢踰晷刻於是六路事巨
細無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實臨之朝廷益知公才而
上亦屢對輔臣稱奬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
領者多特旨委公公奔走祗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
寢食幾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
未報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

為之嘆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閣待制常賻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襄事諸孫以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於常州宜興縣善繼鄉金鐘之原公諱奕脩字叔微平原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右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表羣兒中能自警拔文恭曰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尤激昂奮勉文恭每退朝延諸孫列下坐命誦所授書而親為策試間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設特榻置酒相與

勸酬如賔客用以為别公多在所别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兒待公以文恭恩授將作監主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遷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姻黨有為部使者繩州縣甚急既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寛大任僚屬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擢之有一不如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契故紿我乎公曰度使君必不暇徧及即具會目邀其闕而按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

呂驗君之說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庶幾知我不取具於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課生增三倍簿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守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賣樞密院封樁物帛就差剗刷兩浙大禮上供錢帛先是朝廷每有事於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遣多因其人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冐請給至踰年不報者公在太府封樁局遷就貿易屢奏成效上信其能

下不為擾乃以命之公據籍詰索無一毫得隱徐為區處取其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所得之數輙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闕以利害相秉亦交相興役務勝其説其費不貲而至累年不能會朝廷欲知數而會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不可即命公以往不踰時而上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請出外執政曰不欲君稍遠姑以是為命之地爾第少安之儀鸞公帳之籍名存寔亡後故闇不足以

備行在乃以公兼領公曰積獘殆不容鈎考少騐之則主於役者皆當坐重辟顧捨其舊而新是圖請自今日為之正既報可纔兩月蔵貯有地出入有經近以顏色增浣而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役常不給而雇募夫力以足其数朝廷患其費而不能革其獘又命公兼領仍兼京東排岸司閱籍得得以賄免者数千人寘吏於法而自是不復雇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年睍睍械間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渉其案蓋巳三會赦矣

但官未嘗省而吏不以聞故如是急命釋之還司農寺丞執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以公通判延安府然終以公議不敢出公於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供柴炭異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曹吏譁五日一催而不責其報上至禁廷從京邸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持久之莫之察公上其弊收散補壞罷冗占兵三之一於是舳艫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寧初上意以謂先

帝政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鈕於異同之論乃相
令太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簡寘僚屬首以公為檢
討文字以公練達鹽事而東南為重吳越之地利尤為
重乃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壞之久非家至
而户曉之則無以達上意輙身自履之山行水涉雖人
迹罕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封守謹出納斂散以時火伏
以限賈販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為良民矣山谷間有
至老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羡課以緡計得數百

萬捕私販賞至不支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顏巽元祐中為州校主秋倉輸租專攬輸户米為代輸一日監官以其米惡甚不為輸巽怒集不逞數百輩即所輸地歐之前為守者黜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為不法詔釋之自爾益無忌憚廣收請鹽抄以藥塗之而用既毀抹賄主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於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會已毀抹數得其姦而上之特旨黜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

所欺有司苐課以公為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州遂安縣胥造大宅豪佔民地民屢訴州縣憚其豪不為之直公命拆屋還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楊姓者偽作書留别其家人云令遣我造舟怒不倍功而楚毒備至我江死矣其子訴於州州以聞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連書而上公曰茍欲就死必不告人且死其屍渠何掩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

官與吏將抗兵檄其縣多至購賞以捕之果得於他處公以職事當見上以稟詔促公入覲忌公者秉間起事脅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觧遂坐廢於家中揚州杜門絶賔客幾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為仇人所醞造況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知也公笑而不答俄有詔起公感激稱謝曰非陛下因事加察則草木螻蟻之微豈得至此地況親承顧問披眷獎之重耶具言懐素輩不足以況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

彼故爾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東南山川屈折風濤出没歗聚得以為險當知因修為害其大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獷狡因緣為吏而又家世相資在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非痛懲之則法令在其股掌間矣方且圖之卿宜審察此患後有詔開帥府置望堠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寔有助焉既又盡逐監司州縣胥募等第人户充而公亦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為慓素呂淵㦧𡪇者奏黥之以隸遠惡處昔之號為

強狡者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戶以避者朝廷以懷
素事初有旨申男女結社念經不茹葷之禁不覺察者
增其罪名州縣畏或累己凡持数珠偶同坐者悉逮捕
呉越雅相習至汹汹不相保公令必夜聚曉散十人以
上逾旬不罷者先告而後執下遂安有恃廕暴横閭巷
間目之而不敢校者適至廷下公虢之曰爾非伏路虎
耶吾在此正欲得爾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為
善良不然必不㠯常法寘爾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聞

令悛省刻約不敢輙出配軍因思鄉而歸隣人每恃之以取貸又欲強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毆之反誣以殺巳邏者執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弟爭田縣不能决而訟於公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誘而乃奪天倫之戚犯聖時之教不期賞勸而務快私忿是何意耶即相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二兄欲併其資産誣季婦以義絶罪而出之累訴不得理公喻其父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為三命探

於庭下婦果得所欲者聞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耶特煩我公生之爾獄囚有連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掩久而瘦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具獄有司執以為不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於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黄錢如束至濕至有投隙伏之以誣奪人物者猖狂白熾行旅幾絶迹而北關為甚公捕其尤黠隷千里外餘皆籍為軍道路乃通羣盜白晝公取人物相夸為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

名至庭下命與邏者結為保任令曰一有竊發并坐爾曹而先籍其資儲償失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外户不閉無賴輩以賭博為名誘陷良家子往往至破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食自相為曹在處有之而杭繁盛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錢衆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張榜於市立賞許告犯者給例物招刺為軍由是遂絶昔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拜於道間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者結為私

渡所載可取則至江中故為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
者甚衆公增置官渡而絶之青龍之大姓陳晊故司農
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憑所持畜兇悍葷為厮僕結連
上下廣放私錢以取厚息茍失期會則追呼執繫峻於
官府至虛立券契沒其貲産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
所親厚遠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脱公請於上詔取晊
編管湖外而黥諸僕以配惡弱之地又索其所遺雖遠
必致移所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啟陰刺人長

短造為飛語以幸中傷人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又隨其處題寫窓壁動揺譏訕天下皆惡之而無與對者公落踈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請公即真亘浙東西多畫公像於浮圖而立祠之或香火於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携涕泗或遮道或挽其車不得出公紿為暫出廵按當復來乃得登舟而又争其舟不得發至半夜開闗方能出所過壺漿花紅夾兩岍老者執手爐少者頂柈香烟相隨不間斷

呼曰願公無久於外卒為我父母也公治杭其政日有可紀而其著者如此大抵不為姑息不立畦畛不邀聲譽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履踐如寒士自少喜周人急聞人有難處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於濟胷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護前文飾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葢主於愛人之深而惟恐其不返以蹈悔咎也事親孝篤於兄弟朋友凡宗族鄉黨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遇之或有間及

其淪落倉卒之間際則周旋所之無不盡力不營生事不修長物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托於公者亦以是謝絶視其外若甚封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皆出力以相之從叔父修簡公欲以恩例及公公推與其長兄平居遇盛冬雨雪里巷間告饑則必計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後無慮萬人里人朱思之子死無以歛公為買棺仍葬之思之死後如之包孝肅公子綬與公進奏

為代後以罪去貧不能舉皆取給與公所善曹百禮寓京師欲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物應之而又助其行辟召巖問李儼為鹽香司屬官巖問夫婦相繼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遣儼病幾廢公兼其職事第使食其俸而儼固未嘗去祖席其卒於揚也公時在遷謫中亦為之買棺具舟貴人子以非嫡出役於一庸僧且殍矣公為收養如子女奴既售知其家世且猶處也呼其父母捐所置而

厚遺使嫁人鹽法既新前日般載脚乗之費責償於主
校舉其家所有猶不足於償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
可免之期公為奏而免之再過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
相雜夾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五錢為當三
以制私鑄市肆盡閉民間幾至絶食公曰良法而不能
奉行恨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斛盡出以救之井市交
易如初杭之公帑費倍他處責賣醋之息尤甚故事繞
以數十羸老之卒巡門就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

賣妻女以足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為數人食醋多於飲酒而區區近取給於有限之力又復強所不能徒使之坐困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樸則所得何翅此數即具以聞村落閒追呼多州縣承帖家人三五為曹被酒夜叩人門驅曳吁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役之法蓋朝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橫議者特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公命立賞擒捕而請疏為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發運司藏百餘艘以備

奏計每出則延袤數里不絶平時兵坐食所至為困而所遇無異螟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終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般過繞命轉運司直達而上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刷諸路積處錢畫以造舟得千艘公濟其乏江寧界接真州江面充濶而多暗石風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為倫而歲久淤汨雖魚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到者無不感嘆公曰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

惜分陰以濟所事間語人曰知無不為臣子之分守也
既委質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
不謂公隨地抑揚大小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纔見
於杭州数月之政此上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恤
至於絶儷也疾已革猶若語人曰王事雖暑毒豈敢憚
勞聞者皆為之出涕訃聞錢塘人相與即僧舍發哀受
吊於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薦冥福嵗以為常瀕海
鹽戶有為之服喪者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

之子有賢行四子績緯紳維公為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善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絶而業者為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遷化公以私力致供邀其僚屬即其虛焚香作祀戒諸禪剎次第薦嚴特表其素詔加謚號賜塔名歲度一僧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效日以為虞默有所禱期遇人以妝其功忽於通衢中逢一窶者𩰤紙撚

人争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獨授之比開乃公姓氏年甲公異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逾時不可及既飲告公曰汝有病吾為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之立愈酒闌又語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申年得申姓人不可説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語而遂傳比疾草實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既得疾有二衣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追荐家人具黄籙醮於所結生天堂上得甘露数斗鄉人多取而

食之嗚呼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復如是耶胡氏自文恭以清德懿學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其所為已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為本故其子孫若多能行其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以至誠不茍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克森然平相發揮則其所鍾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為學士大夫之勸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九

姑溪居士後集卷二十

宋　李之儀　撰

墓誌銘

淮慶軍節度蔡州營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揔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

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為優容然疆埸未嘗弛備熈寧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擭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主秉旄仗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於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為代

北著姓後徙河西有號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為晉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隸帳下凡力所不能制者悉命統之而能輯睦招聚横捍西北二虜封上柱國以其地為府谷鎮又以為縣為州為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襲其世次至御卿入本朝尤為太祖皇帝所信任數下詔書奬慰賜賚不貲是生鄭國公從阮生禮賓副使德源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左千牛

衛上將軍考諱克儁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数歲尤羸弱幾不能勝衣獨千牛識之曰奇兒也後未易量已而果聳拔絕類沈厚有智略敏決而斷以功名為巳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逵師鄜延見公而嘆曰真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於廷中補披帶班殿侍就充鄜延路經畧司准備差使從仲諤出塞遇敵於馬戶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鬬即斬其首獲其所乗馬追踣蘆川輙大俘獲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既城綏德

夏人遣其親信楊巳良者分畫地界經畧同命領軍就
攸其要領而以公從行公語其間其反復屢折之巳良
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即以領軍治綏德
而留公為之助新造之區營置多目地壓賊境所舉非
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叅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易
領軍捐館舍乃出仕為烏波川堡把截舊用漢蕃捉生
戶更戍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貧乏者長上而無粮公
曰弊難遽革姑令居者月輸以餉上者兩以為便辟安

南安撫司奇兵隊將勒所部過谿洞肅然秋毫不敢犯
以便親求為滋州永寧關元豐五年鄜延追討辟副軍
期為五隊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為多間自安
定堡措運粮草以赴軍前賊邀我於蒲桃山公獨出擊
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於盧提門或曰掩殺可有
功公曰飢不任役而苟為逃避者非叛也單馬就詰輒
斂鞚相向公曰爾輩何為而至是得不為父母妻子念
而甘心於異域之鬼耶遽回所向而喏或至流涕曰得

公一言遂有生矣公各遣歸所隷遷第一部將從討金塲白豹戰六掌平下葮蘆入義合皆先登斬級辟環州洪德寨主權第二副將破訛子野鷄塞先是平逺寨畨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籍公鈎索而籍之得八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六掌平又破安州川改第七將夏人將併兵入寇公先得其守烽人姓名乃給為界外黙烽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磑斬獲萬計回過

樫楊溝遽下令第三清下營皆曰日方午刻漢界猶三百里不即歸可無後慮耶公笑而不答復巡兵臨淸持湍又分勁騎據山西賊果躡吾後與選兵遇而西山騎乘之腹背受敵遂殲之賊既衂乃大舉而來公所提兵纔八千自啟楼舖逢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深入乃取他路趍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千騎屯肅遠入洪德川公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爲肅遠所制幾匹馬隻輪不得返僞國母踰山而遁衆相蹂踐赴崖

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盡棄雖帷帳首飾之類我皆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為甚進環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六年也移涇原第三將擢知寧州改岷州兼安撫又改鎮戎軍與帥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未備也亟屯羅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實功積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知簡州兼安撫時已未冬詔促公行須河未凍到官將委公以事未幾章楶帥涇源請築石石門硤好水川而謂

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巳以成其事乃請公鎮
戎章再上而後可詔以熈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源
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于粢近時出師之盛未有其
比粢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而以公為前軍而副之令
曰追賊不得踰一百里又曰事或警急勢難禀議聽行
而後報前軍伏路頭重而求援於公公即禀於文振文
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以蓄其鋭再約文振發熈河兵
熈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即報曰已發二千矣偶

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為自全計輙諱其好而劾公以擅興違節制案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懼具惜熈河之失乃歸罪於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倈案到未晚也案上而公追賊繞四十里餘又得報而後行宰相恚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已即以審覆為名實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猶卒降公十三官而罷案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公權第十三將守盪羌寨賊兵出没葫蘆川公曰此至在平夏城也日

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撓之凡十餘日賊遁去時賊中號統軍寛名阿理及監軍昧勤都通皆西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邀追以收放為名會境上其意則瞰我乗間也公既知即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巢穴圍亟二酋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上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簿所得約千萬餘計哲宗特御前

受俘百官稱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内庫白銀衣幣為籍拜公西上閤門使洺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閤門使其所得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為川南牟會地適熈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害處若不秉利勢據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為寨南牟為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為用人人皆效死

力以捍邉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為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為涇原路副使都揔管崇寧三年鍾傳將師涇原以萬人出廵賊出平夏州圍鎮戍分兵掠山外傳不得歸公以輕騎尋朱龍勝界隨賊所向而先奪其險賊意初欲扼石佛峽以制官軍而縱兵大掠聞公之出也乃不復逞既而至銀冶關而公適頓兵尾亭寨遂一夕而遁適上以傳奏不通密以手詔問公而命公訪傳所在仍許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畧上奏

覽嗟賞傳又請以本路兵直據靈州徐堡寨以接聲援
上名公入親將面議未行而環慶請秉西賊無功而歸
氣沮疲乏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於靈州川
帥司委選萬騎以往然後報到後時公取捷徑由葫蘆
川廣獨孤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携老幼趍靈州時
已半夜火明如晝門不得閉城内外大擾往往墮濠塹
相枕籍而死明日俘獲甚衆牛馬槖駞蔽川而下環慶
失約我軍勢孤不可以留命裨將當前公以精騎為殿

而還賊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擣我於兩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纔數十騎俘斬幾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上即詔公入覲旣見上慰諭甚欵乃以傳所請質於公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之雖易守之則難若不先削其地弱其勢藩籬完固饋運可以相接而後圖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遷公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為步軍都虞候賜

賚有加他日再力陳開墾廣土進築要害之利上皆嘉納俄促公還以揔其事尋有旨先城蕭關既與傳議不同而凡所報應無不鉏鋙夏人知之稍點集爲備傳又申前議而同會未可築公執不可傳遣其辟客數輩強公公曰國事也帥司將佐義均一本茍情不通則不無膠柱頃自冒矢石是等事皆在所志其如勢有先後設不審計則噬臍何及必欲如帥司所議未見其便傳知公不可回乃從蕭關之役終快反覆而諸將皆觀望傳

亟云賊且至不可不擊帥司檄公曰不管不擊意將冒此以伸其靈武之請徑以他將統兵兼晝夜出界賊覺邀襲其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惧反劾公為專輙故敗我事乃罷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上之朝廷悟即還公舊物而上益知公為可委寄也乃以公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揔管知渭州公謂減泊口磨移隘朱龍烏雞三公減井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濶遠而如在一堂之上

矣又展西安州增置定戎寨廣平夏城為懐德安與定戎鹽池嵗得鹽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發而民間不知其役輙更欺駭曰是何神耶两被手詔褒諭有更期無擾用副予懐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年公以守邊分事已就序將求解罷少休與安逸未及請而轉運使有以邊面既開拓報餉不能無絶請于平夏道峽鎮戎西安四處分置五百萬粮草倉場公以所費大難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舊舍屋為用

而平夏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帥司孫藉車户為運又欲以十萬斛助熈河之計而以涇原隨軍中驢橐駞致之公不從疊是数端故造為可慮之謗以中公於是名公還朝除佑神觀使既而所造皆誣上疑遂斛尋命公對拊諭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頼陛下終始保全萬死何以報上無一語自辨特賜錢叁百萬為京師居第之費俄以其子焕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省枝墓

有詔許其行明年召還復以公帥涇原比入對上尤敦勉公力辭不可得即以少府丞煥貼直秘閣書寫機宜文字到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後數日御寶批所奏不許公去位賜靈寶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報到上嗟愴不已命本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弟皇城使可通知岢嵐軍應副葬事即以致和元年二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武家會領

軍墓之西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西梁院使秦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郎乃直閣君也三女左班殿直朱挺李保内殿崇班郭浩其婿也孫男宗丞三班奉職两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不可得而親而即之彌温好學樂善喜讀書雖醫藥占卜無不通貫論議滚滚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自信盖大得也為文長於叙事作詩有唐人風俗事親孝友愛兄弟宗族間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

歡丁內外艱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
聞即請持餘服亦不報安南班師遂歸營阡隴蔬食廬
於墓次永樂之變太夫人初不知公徑歸先見其弟乃
相與寧親仲父早世繼有六喪皆在殯悉舉以葬又官
其從弟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眂聲色不飾
廚傳以邀虛譽歸鄉里與親舊握手相盡出入才以四
人肩舁遇輩行閭長者必下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先
族人隨親疎緩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

給保德陽沔有世遺産諸父既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
公悉均入諸分置别業於長安以賙孤遺又置義莊於
嵩嵐以贍近親而為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即戎未甞妄
戮一人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與遊淡以長而所去必
見思其罷鎮戎而待命於原州也昔為將而駐扎又甞
攝州事聞公之來扶携出迎不遠数千里至巷無居人
夜則望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履歴之地皆家畵公像
而生祠之有至每食必禱者不事權貴不為勢利所奪

不自矜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期感悟奏報往來情不違已靈武之議鍾傳至出政府私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鉞而就竄逐邪更不從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言其密奏曰臣只知以忠義事陛下令政府不知臣為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所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上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舉國以城為練泉詔公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

公曰若不行當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旨公曰我之首領不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為重亦以是報上曰惟陛下幸察尋詔公曰覽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材植將立保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彼但見烟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嘗與人同領兵討蕩已回軍而共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為先與同僚約為婚姻未定而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開壕深達性命之理

視在官如傳舍於死生禍福略不少芥蔕語子弟及戒將士必曰無貪賞生事妄開邊隙重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况家世為之耶爾曹當以業加自勉無以箕裘為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議十篇末及上而終嗚呼天都又腹心之地也據險隘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粮餉饒聚所以邊地不敢中國抗者益在於此元豐中之儀在鄜延幕下親覩詔旨觀先帝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

時不副上意所在曾不知上與天道留遺聖嗣故公既奉行天討不血刄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畧不得内向而侵尋末歸之地追窺玉關以還都護之舊矣以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上成先志增重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為盛

銘曰天之降材豈無所謂若文若武以時而至乃聖乃神有命承之誰作規則風后雲師憬彼殘羌遊魂未除

尚竊吾第間輙睢盱奮天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拓所
向必功天子曰咨予肘予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恃高牙
大纛拊有全師孰去孰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曁安西
府郡縣可期公胡弗顧軫帝之懷漢蕃是悼維其不亡
勒銘有詔

姑溪居士後集卷二十